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六十九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十九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君

漢高祖

附田儻 盧縮 彭越 陳豨 吳芮 黥布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晉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九

宗之六 擅權

吳孫綝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人蒼龍宿衛第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

十人全琮妻公主孫班譙朱公主魯育與同謀峻殺
 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子虎林
 督朱熊熊第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
 緄人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
 誅緄亮妃緄從婦女也以其謀告緄緄率眾夜襲全
 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匿宮亮召全尚子
黃門侍郎紀
 密謀曰孫緄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切之使速上岸為
 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忘之委罪朱異擅
 殺功臣不先表聞葉弟橋南不復起見此為自在無
 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嚴
 密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左騎左右無難一
 時圍之作版詔敕緄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
 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勿令卿母知
 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緄同堂姊澁也近泄漏誤孤非



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紀母母使人密
 語緄緄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
 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了在位已五年誰
 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緄手止之乃不得出
 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以敗我大事又呼
 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
 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
 不同者當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緄遣中書郎李
 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
 名緄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緄徵立琅邪王休緄從之
 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緄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
 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

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第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舡三百餘艘飾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

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嫚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引見慰諭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千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作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

三
緄奉牛酒詣休休不受嘗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然
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
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
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
又復加恩侍中與緄分省文書或有告緄懷怨侮上
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
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
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緄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緄欲反有徵休密問
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盟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
沙緄益恐戊辰臘會緄種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
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
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
緄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
布日左右縛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皆
赦放仗者五千人盪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
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
緄死時年二十八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封琅邪王太元初進驃騎將軍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揚州牧假黃鉞羽葆于時孝武帝不親蒞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姘姆尼僧尤爲親暱竝竊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

晉書卷之六十九

四

子所寵與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
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
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
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
得起長史謝重舉被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
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
舉酒屬玄玄乃得起出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
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許榮上疏諫中書郎
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
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

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
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諧
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
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
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
牙為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
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
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
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
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

日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才曰公在牙何
敢死營造彌甚千秋盡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
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
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
令聞人夷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
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
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囑
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
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
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

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
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
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
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仕王緒由是
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
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
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
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

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
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備飲宦者酒散遣
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
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
叩禁門欲入爲遣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
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
子卽位大赦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
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
不能言至於寒暑饑飽亦不能辯飲食寢興皆非已
出毋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

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屢爲中丞褚
粲所糾國寶起齋佯清暑殿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
更求媚於帝而踈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
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奸盡失及帝崩國寶復
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
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帝旣冠道子稽
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
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
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
書以謝六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

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
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時王恭威震內外道子
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
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
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
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際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
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
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
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
綬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

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
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
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
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
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
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鋟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
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
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
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

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桓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恹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潯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

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克兵役東工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無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

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
矣元顯無長師友正言弗聞語譽日至或以爲一時
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
日增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揆
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
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
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
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
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于道子曰
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

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
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
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
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
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
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
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
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
有豪氣旣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
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

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
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
方就綏撫未遑他言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
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
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
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
召而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伐桓玄竟
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
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
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中軍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

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
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
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素惡元顯恐桓玄旣
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
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
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
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座而已
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
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而能自全者誰耶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

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凌朝廷，玄威望旣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

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版敬宣爲諮議參軍，于時揚土饑饉，歲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生文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走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

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一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四而數之元顯荅曰爲王誕張法順所悞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都使御史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醜殺之哇年三十九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爲彭城王文帝二九嘉五年爲荊州刺史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脩治一遷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摠內外之務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時以弘第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

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三千人義康乃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寔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歎曰引之令人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

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者

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
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
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
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南譙王義
宣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
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
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
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
可方伯以下並今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祿命斷

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日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
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
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
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
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
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
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
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
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

史記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八
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既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寢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多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

復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音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士相之執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陽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

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不復往東劉湛遣母憂未職湛自知罪釁彰已無復全時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擬遷耳今旣窮壽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文等八人徙尚書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

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由去來日以十數知執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禁中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纏袴而入上曰卿

何意乃爾裝慶之日夜半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
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
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
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
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
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屠不節者可以此
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
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
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
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

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
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
與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
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
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
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
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義
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
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覘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
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

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於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歡王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令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燕憶弟所餘酒

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殷景仁旣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以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

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也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

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司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世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司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

財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旣利其財又愛其
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
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
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桀錯此
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
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
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
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
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
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

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
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
庸可遂之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
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
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
厭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
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
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
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
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

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
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竝
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
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
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
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
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
有謀密相結納丹陽令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
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灑畧尼灑靜皆感義
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灑靜妹夫許暉領隊在臺許

爲內應灑靜之豫章熙先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
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
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湛之
曄等投命奮戈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
將軍滅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
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
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也曄等謀以
其目作亂許暉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
散徐湛之心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
取本末得其檄書送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

窮治其夜呼嘩直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
款服帝遣使詰問嘩嘩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
分符檄書疏皆范嘩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搨
邪帝以嘩至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使士送付廷
尉熙先至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
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
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
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
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嘩綜

熙先及其黨與皆伏誅收籍嘩家樂器服玩竝皆珍
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
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
人絕屬籍徙置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
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胡
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邵反欲奉義康爲主前
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胡誕世之
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
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

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
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
怙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
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使齎藥
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
分使者以被拚殺之



所藏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宗之七 繼統

漢昌邑王

漢昌邑哀王髡武帝子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
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
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
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
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
陶行百三十五里待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鷄
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



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
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
王卽捧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
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
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
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
下車御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
皇帝璽綬襲尊號卽位二十七日行滌亂大將軍光

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
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
方山冠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仰天嘆曰不祥
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
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
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
曰宮室不乂祇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

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卽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母信讒言陛下左則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爲孝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母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

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他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更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欲動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

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
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
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詭起清狂不
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
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
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
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
爲請罷歸故王問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大資
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

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
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折而不殊其封
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侍中衛尉金安
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囂
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
豫章數年楊州刺史柯奏賀與太守卒史孫萬世交
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
而聽人奪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
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
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

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
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克國克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
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
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
爲不宜爲立嗣國餘

漢劉興

劉興元帝子建昭十三年徙王中山成帝綏和三年
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後將軍朱博入禁中
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博皆以爲定陶王
帝弟之二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
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
庚殷之及王爲此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
弟宜爲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及禮兄弟不得相入
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
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

以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卽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皇後

魏曹宇 附明帝詔

曹宇操子黃初三年爲下邳王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卽位寵賜與諸王殊自鄴徵詣京都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還鄴常道鄉公眞宇之子入繼太宗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

史記卷之九十九
三十一
妄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
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
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
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鄉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
戒後嗣萬一有諸佞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
敢有佞邪道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
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諫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宋英宗

宋英宗始名宗實太宗之曾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
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宗實生四
年矣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
帝許之會疾瘳而止知諫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
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
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平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
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故事拔近屬賢者
優其禮祿而試以政事後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
不報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

皆不見聽四年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
寬外莊喜愠不見色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
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
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
恤典有加六年羣臣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
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預建太子之說
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
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
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
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此言公不及

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及琦入對以光疏進
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
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
贊之議乃定十年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琦至
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
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
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
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

徵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仁宗崩英宗立詔議崇奉所生父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常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備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石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詔禮官與八待制以上議翰林學

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畧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皇上王有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卜葬如仁宗皇帝年齒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祀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

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王珪卽命吏具以三臺爲案議上中書韓琦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帝宜稱爲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覓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三年濮王

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三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旨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稱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三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向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正皇帝稱親帝下詔議讓不受尊號

史記卷之九
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皇子宗盛為漢國公奉祠事時
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諡議皆中書之謀也於
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與繼納御史救告家居
待罪帝命閣下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
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
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
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江休寧縣誨
等既出濮議亦寢

趙子偁

趙子偁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高宗族兄也宣和元
年舍試合格調嘉興丞是年子伯琮生後被選入官
是為孝宗子偁召赴都堂審察改宗教即通判湖州
尋除直秘閣賜五品服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傅于偁
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
之
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
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高宗納
其說遷知處州已而乞祠許之累官左朝奉大夫紹
興十三年秋致仕明年春卒于秀州時孝宗為普安

郡王疑所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熺等請解官如南班
故事普安亦自請持服許之及普安爲太子子偁封
秀王謚安信孝宗受禪稱皇伯園廟之制未備紹熙
元年始卽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
神貌如濮王故事仍班諱

宗之八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
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
疆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忘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
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咎服其臣便證其
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
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歡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窈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叢輻折軸駟駟飛肉紛驚逸羅潛然出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昏照明月曜夜蠹蟲宵見然雲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開讜言之徒蠢生道遼路遠曾
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何
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
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

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
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
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
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
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佹奢滯不佐
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三年薨諡曰
靖

齊蕭晃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代兄映
 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
 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
 年遷西中郎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篡宋晃
 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
 遷南徐刺史加都督武帝為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
 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
 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末明元年以晃為都
 督南徐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祭諸王蓄仗在都下者

史記卷之九

三

才

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是愛武。歸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晁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晁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晁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初武帝幸鍾山。晁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消。不出。乃令晁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歲九州獻駿。馬上輒令晁於

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曰威。

宋趙似似

趙似神宗第九子封儀國公哲宗立進申王帝崩似於諸弟爲最長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趙似神宗第十三子封簡王似於哲宗爲母弟哲宗崩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佖徽宗定位徙封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嘗行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

之萌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縈縈憮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邪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則終身不忘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荆南武寧崇寧五年薨

北齊三高

高浚歡第三子也初歡納浚母當日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長嬉戲不節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射騎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洩出浚恆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出爲青州刺史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大有知

史記卷之九十一
密以白帝又見後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
雜以婦女又詐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
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遷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
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
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
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
人既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
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謠令浚
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
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

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
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畧爲諸王所傾
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
樂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
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
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
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
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

高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
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遂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池水盡赤於後園觀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高儼武成第三子也封東平王遷御史中丞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

莫不畢備帝與吳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教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是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儼嘗患喉使醫下鍼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慳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豔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眼光奕奕射人向者蹇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已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立儼因贊

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復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二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乃曰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永洛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劍刺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

兵馬欲坐着孫鳳玠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收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率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人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老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欲凡人入見後主於末巷帝率宿

衛兵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弄與交手
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宜自王千秋門琅
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
人步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
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若執其三強
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
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
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於後園
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
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

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
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
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
懼宜早爲計帝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
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啓太后曰明日欲
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
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末巷劉桃枝反接其
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
頭負出至大明官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
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諡曰

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唐十一李

上金高宗子始王杞末徽三年遙領益州大都督
 以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
 且澧州久之後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
 即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夫秩由是上金為
 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
 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澤壁五州刺史載
 初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
 素節已被殺即雉經七子並流死顯州所龍初追還
 官爵以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羅罪卽誦書日
千言渌勉自疆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郁母被譖
死出素節爲申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
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
欲省其誣武后滋不悅坐受賄降王郁陽削封戶十
七徙置袁州錮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徙王許
歷三州刺史與上金同追逮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
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
十三葬以庶人禮子瑛等九人竝誅惟琳瓏璆欽古
尚幼長囚雷州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

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瓏嗣王

李俊肅宗子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
典親兵扈車駕渡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
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俊進說曰逆胡亂常四
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
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嘗募豪傑趣
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
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
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伏濫惡士氣崩沮日數十戰俊
以驍騎數百從每接戰常身先血惡軼不告也太子

或過時未食俛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至靈武太子卽帝位議以俛爲天下真馬元帥左右固請廣平王帝曰廣平旣彖嗣安用元帥答曰廣平王今未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軍元帥撫軍也莫宜於廣平王帝從之更詔俛與親軍以李輔國爲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俛忠謇數爲帝言之由是爲良娣輔國所譖妄曰俛恨不總兵鬱鬱有異志帝惑偏語賜俛死俄悔悟代宗卽位追贈俛齊王大曆三年有詔以俛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於中興有功乃進

小大皇帝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克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係畱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詭令皆出其手矯天子制逼徙聖皇天下嚮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怏怏忘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番門圖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勳舊而一體

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臣曰是難與其事者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內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相與勒兵凌宵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懼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殿勒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浚等百餘人繫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為輔國所害

李憚憲宗子封灃王憲宗喪太子吐突承璀議復立儲副意屬憚帝自以穆宗為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

王被殺

本悟憲宗子封絳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三見殺

李湊穆宗子始王漳與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顯猥引支黨撓國謀盡誅之密引宰相宋申錫使為計守澄客鄭注何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囚欲株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官史晏敬則朱訓與申錫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若兄終弟及必漳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

厚答卽捕訓等繫神策獄榜掠定其辭諫官羣伏閣
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聚王
帝未之悟因黜為宋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
持詔卽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死贈齊王
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
懷懿太子

李溶穆宗子史亡其母始封安王初楊賢妃得寵於
文帝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與
宰相李珣謀珣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帝
欲重已功卽擿溶嘗欲以爲太子事殺之

李成美敬宗子封陳王初文宗以莊恪太子薨大臣
數請建東宮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爲太子典冊未
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

李永文宗子太和四年始王魯帝以王幼宜得賢輔
因召見傅和元亮元亮以史進有所問不能答帝責
謂宰相王可教官屬應任士大夫賢者寧元亮比邪
於是劇選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
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六年遂立爲太子帝
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謂晉王出敏欲引爲
嗣會蚤夭故久不議東宮事及太子出天下屬心焉

開成三年詔宮臣請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
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保傳戒告皆不納又毋
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密延英引見
羣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羣臣
頓首言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
輕動惟陛下赦之御史中丞狄兼暮流涕固爭帝未
決羣臣又連章論救意稍釋詔太子還少陽院以中
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救侍讀竇宗直周敬復詣院
投經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修也
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下詔以陳王爲太子置酒殿

中有俳兒緣橦父畏其顛環走橦下帝感動謂左右
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兒乎因泣下卽取坊工劉
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斃末
巷皆短毀太子者宰相楊嗣復等不及知因言楚才
等罪當誅京兆殺之不覆奏敢以請翌日詔京兆後
有決死救不覆者亦許如故事以聞

李滋宣宗子始工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
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
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
王立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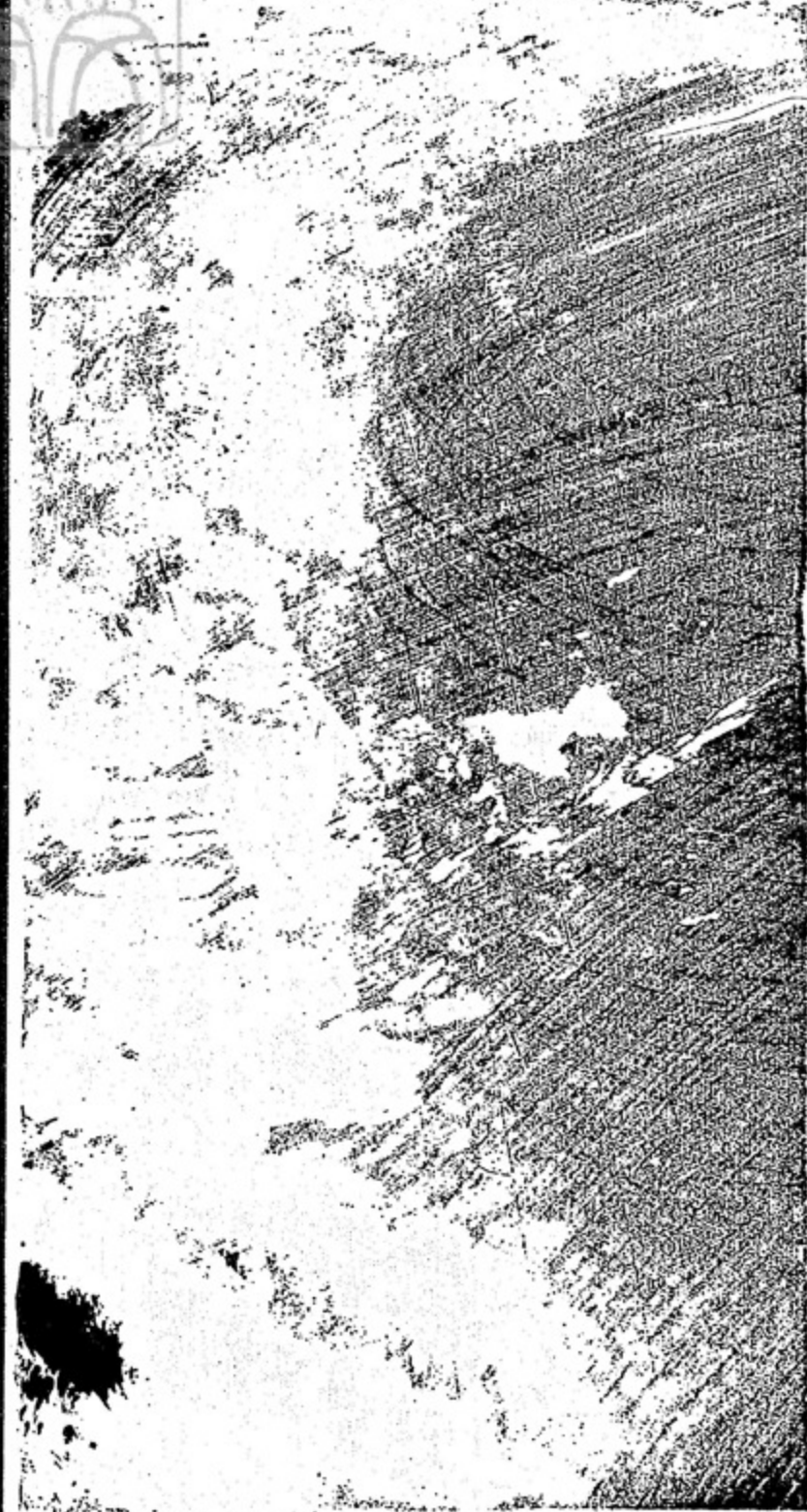
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置次華州建畏土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敕滋與諸王謁建目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嘗入土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初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於是劾奏比歲兵纏

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解其兵今延覃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是邪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左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李裕昭宗子大順二年始王德帝幸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末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裕爲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季述等幽帝東內奉裕卽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彊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

復爲王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
之密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畱公任
宰相盍啓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
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語此必胤賣臣也乃
免帝遷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
欲殺之言已泣下自齧指流血玄暉卽搥語全忠全
忠恚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
投尸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
出閭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
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歷數短

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一昔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東京
大学
図書



与左方
糸者
ニ
レ
ニ
ニ

三
一

